

先照顾好自己,亲冷眼热心

池莉



亲是谁?谁是亲?最初网络上出现这种称呼,我第一感觉不能接受,随便叫亲,太狎昵了。可网络不管什么狎昵不狎昵,热词兴起,瞬间扫荡三百六十行,不管你是否接受,微信发来,纷纷叫你亲:书店银行面包店理发店药店化妆品店乃至陌生广告,你只有无奈了。好在虱子多了不痒,慢慢也就习惯。不料再慢慢,却对亲有了新感觉:首先,亲简便,就一个字,再也不用揣度对方是叫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呢,还是叫大哥大姐师傅同志,一言以蔽之:亲,倒也省事。再者,从前我们不用敬语,见面只问吃了没?现在不愁吃了,亲应运而生,冒出来虽突兀,毕竟亲字慈眉善目,权当一个敬语尊称,必要时也戏谑调侃,轻轻松松,指代了所有人。

听着,亲,现在我有心里话,正是要说给所有人,从血缘至亲到非血缘家人朋友,在新年伊始之际,我要郑重给大家说:先照顾好自己,亲!

过去一年,我在病中度过。其中有一次是意外滑倒,摔伤严重。有几个月日常起居能力受阻,全靠医护人员和亲朋好友日夜照料。照料我的亲们,点点滴滴事无巨细辛苦劳累这且不说,仅是睡眠,就几个月没能睡上整夜的觉,让我看着就心疼,提心吊胆生怕累病了亲们。尽管亲们都说没关系没关系,但是,亲们越是这样奉献自我,作为病人的我,就越是不安。这是我生以来第一次,反复思考关于病人的照料问题。

在思考中,哈内克的电影《爱》,再一次清晰展现在眼前。《爱》是一对老夫妇,相亲相爱到了白头,想不到老婆突发老年痴呆,患了阿尔茨海默病。老汉对老婆,一直不离不弃,精心照顾。然而,旷日持久的照料,长年累月吃不好睡不好,长期紧张烦恼焦虑,最终导致了老汉精神崩溃。老汉再也无法眼睁睁看着老婆每天受罪,再也无法忍受自己受罪的生活,用枕头闷死了老婆,自己奔出家门,不知所踪。一场美满爱变成令人唏嘘的结局,皆因疾病。较之几年前我初看这部电影的巨大震撼,现在我获得更多的是理性,是时候我们该正视疾病,该正视这生老病死不由人的现实生活。《爱》是典型的“配偶综合征”,是现在欧美医疗界颇为关注的医疗课题。有专家认为:对于失去生活自主能力的病人,应该进行连锁式医疗,即连病人带照料病人的人,一并纳入医治范围,或许这才能够挽救健康人不被病人累垮。这当然是最理想的方式,却也只是一个理想而已。尤其那些需要长期照料与时刻看护的病人,就算请了护工,家人的承担有多么繁重,焦虑是多么深重,而被照料的病人,感情又是怎样的矛盾纠结与自责,但凡亲身经历者,其中百般艰辛五味杂陈,岂是语言能够描述?!

所以:先照顾好自己,亲!

首先,亲不要太累,该吃吃,该睡睡,不要担心别人怎么看你没良心不孝顺不尽义务,不要在乎任何道德绑架。世事难料,生命无常,谁都有可能成为病人也谁都有可能成为照料病人的人。因此无论如何,亲要牢记:只有你是健康的,你才有可能持续照料生病的亲人。

疾病当头,我们人人都要尽力能吃能睡豁朗达观,这才是真正爱;真正爱就是这么普通平常,也就是这么超高难度。

元旦刚过,接到姚念玖先生女儿的短信:“妈妈今晨去世了。”

姚老师退休前,是中国儿童发展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儿童医院副院长,上世纪90年代初主持制定了上海市托幼机构保教评价标准和上海市托儿所评估标准。

她会陪伴在每个孩子身边

任雪蕊

但我最初知道姚老师的厉害,却不是因为这些,而是一则“轶事”: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市妇联《为了孩子》杂志当编辑,当时经常有外国妇女儿童教育方面的代表团访问市妇联,可中国的0-3岁婴幼儿教育刚刚起步,很少有能和外国同行对话的人,谈不了几句就会冷场,这时候,妇联领导就会悄悄吩咐工作人员:

“赶紧开车去把姚念玖接来!”姚老师一到,妇联大会客厅的气氛立刻活跃起来,姚老师是真正高水平的专家,人漂亮,英文好,说起话来眉飞色舞,全场皆大欢喜。

姚老师的外孙女婷婷跟我女儿是同一个幼儿园,又在同一个小学,两个孩子天天一起玩,我也有跟姚老师成为忘年交的机缘。

有一次,姚老师对我说,婷婷妈妈从美国带回一个新式的电话机,可以设定常用号码,她笑嘻嘻地说:“我以后按1就是打给孙惠,她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和同事,按2就是打给你小任了。”这件事,我现在想起来都会开心。

那时候,姚老师已经70多了,瘦瘦小小,一口京腔,说话又脆又爽,生动诙谐。跟她聊天丝毫没有跟老人家说话时那种“陪”的感觉,倒是我,常常跟不上她思路的灵动迅速无拘束。那年,我好不容易分配到一间17平方米的小居室,她会领着小外孙女,换

两辆公交车,冒着大雨到我在华师大一村的家,来尝一碗我自以为拿手的皮蛋粥。

还有一次,我如约去她家,门敞开着,人却不见。原来她爬在高高的梯子上,半个身体钻在壁橱里。我在下面不知所措,她却在上面得意洋洋,在壁橱里瓮瓮地说,要找一包毛线给我瞧瞧,“看看,那颜色有多好!”她这样活得兴致勃勃,别人就乐意跟她亲近。有一段时间,姚老师去美国看孙子,我还失落了很久。

和姚老师熟了以后,她终于同意给我们杂志写文章。机会难得,我就很贪心地说服她写一年的连载文章,这就有了发表在1992年《为了孩子》杂志上的《给家长的12封信》。这可说是她的早期教育思想的第一次系统的刊布,无论普通父母还是业内同行,对这12封信的反映就都很大,而且这反响一直持续很多年。2012年,我们杂志社纪念创刊30周年,年轻的执行主编在整理历年的资料时,特别跑来问我:姚念玖是谁呀,这《给家长的12封信》写得太好了,里面的孩子天天一起玩,我也有跟姚老师成为忘年交的机缘。

上海一直是全国0-3岁早教的领跑者,而在上海,很多早期教育的观念和共识的形成,都跟姚老师有关,说她是全国0-3岁婴幼儿教育的奠基者和先行者,是一点不为过的。

很多事情,记忆难免模糊,但姚老师对早期教育说过的很多话,我却随口就能复述一串:“喂奶是最早的教育”、“开心开口

得穿,每每过年小心翼翼穿几天就迫不及待收藏起来。那天老裁缝磨磨蹭蹭,挨个量完尺寸已经接近傍晚,小孩自然排在最后。再晚我都惦记着外婆的大石磨,接着又踱进院子。石磨已经洗刷干净,洋米袋沉甸甸装着水磨粉悬在三脚架上滤水,湿漉漉,鼓鼓囊囊。心想这只白白胖胖的小猪又要被吊上三天三夜,不由捂嘴嗤嗤偷笑。

年夜饭家里人都露一手,爷爷的蛋饺全家福和水笋扣肉;叔叔的碧绿鱿鱼卷和五香酱鸭;婶婶的话梅油爆虾和三丝春卷;母亲的松鼠大黄色和白斩鸡;奶奶的桂花酒酿圆子和八宝饭……今天都越想像垂涎欲滴。我小时候最有口福,年夜饭都要连吃三块爷爷的走油肉,肥而不腻,酥而不烂。最后压轴的总是那些炮仗和烟花。那年辞旧迎新的子夜最是热闹;那年有一张最完整的全家福;那年是1979年春节……

十日谈

老合肥人以前过年,家家都要炸圆子,象征团团圆圆。

年俗味儿

责编:杨晓晖

书边草

金波

1
读《可爱的契诃夫》(书信集),他一生留存下来的书信有4000余封。契诃夫一生除了写小说、戏剧,几乎没有写过别的作品,但他的4000多封信,可以说也是他重要的文学遗产。契诃夫的这些信件,包罗万象,内容丰富,是他发自内心的自由告白,是生命的记录。人一生应该多多写信。写信是“把自由交给自己”的写作,可惜很难做到。现在,我一年也不一定能收到一两封手写的信了。

2
读德富芦花的散文,读到“神武寺的山青烟迷离”一句,竟然让我合上书本,闭上眼睛,沉思良久。我不知道这个寺庙和它周边的山。但我一时仿佛置身于远山,那里细雨绵绵,木鱼声声,我还闻到了焚香的味道。人的感受力和记忆力很奇特,有时它可以把幻境变成现实,视觉、听觉、嗅觉,合而为一。于是穿越时光,回到往昔岁月,甚至可以重新创造一个崭新的精神境界。此刻,我仿佛正步入庙宇的石阶,进入殿堂……



就很清晰地记得,当年姚老师怎么跟我谈教育,谈孩子,谈她的经历,她的各种人生感悟和体会,这些对我以后的待人接物和人生态度,都有深刻的影响。前人做了多少好事,后人总该记着一点。但现在是一个讲究“效益”的社会,大家忙着各自的大小效益,记得历史是奢侈的

文学中的写景,力量就在于此。
3
读黑塞的作品,记下了这样几句话:“树木能让他静下心来,给他力量与庄重。”每次重读,都引发我许多回忆和思考。我想起在我居住的小区里,有一棵很独特的树,它们并排站在一起像两棵树。有人说,这是一棵连体树,土里本是同根生,土外却像两棵树。有人赞美:它们的一生,永远相近相亲,让人羡慕。大家对这棵树也就另眼看待了。有一次,我在小区的林荫小道上散步,走过连体树旁,看见一个人,60岁左右,他面朝这棵树,双手合十,闭上眼睛,喃喃自语。我绕开他,生怕惊扰了他的专注。那一刻,我并没有好奇心,不想知道他在祈愿什么。在我的心目中,这是一棵有灵性的树,它经历过许多灾难,它有智慧,它值得人类信任它。这么一想,我就觉得那个膜拜大树的人,很虔诚。我对这棵树,从此也另眼看待了。每次走过树的身旁,敬重之情,油然而生。树能静心,给人力量。

开窍”、“一个孩子一个样”、“喜欢宽松和自由是孩子的天性”、“儿要宽心养”、“父母也是人”、“要相信自己是教育孩子的最好的老师”……只有真正有见识的人,才能把道理说得这么生动和易懂。
长者去世,大家常说:“他会活在我们的记忆里……”这是自然的,我至今



水边 (油画) 方世聪

画竹,起始于晚唐,成熟于宋元。中国画的技法,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工笔;一类为写意。如擅画竹名于世的郑板桥,他的竹画属于小写意;而石涛、徐文长、吴昌硕,则以大写意法画竹。工笔画常以双钩填色,层层渲染,清秀而瑰丽。大、小写意则大多不赋色,以纯水墨写出,淡淡枯湿,自然天成。

韩天衡也喜欢画竹。其早期师法吴昌硕等大师,放笔纵横,沉着痛快。而后,韩天衡在谢稚柳等老先生的指点下,追本溯源,开始师法宋元。宋元是中国绘画史上最重要,也是最繁荣发达的时期。皇上喜好,朝廷推崇,无论在什么画种中,都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画家,鼎定了中国文人画的坚实基础。取法宋元,继承传统,应是“取法乎上”。

宋人画竹很有意思。著名成语“胸有成竹”,就是被称为“墨竹宗祖”、“湖州竹派”创始人文同(字与可,为官湖州)提出来的。他重视观察,要求对绘画对象以充分理解,主张做到心中有“竹”,方可下笔。故他的竹画构图精心,枝竿自然活泼,竹叶向背分明,生动有姿,堪称典范。而后的石涛等人画竹,则完全不同,不求形似,纵笔挥洒,竭尽笔情墨趣。按郑板桥的说法是“石涛画竹,略无纪律,而纪律自在其中”。郑板桥画竹则自称:“未画之前,胸中无一竹,既画以后,胸中不留一竹”,可见他与文同完全相反,是“胸中无竹”派。其实依我看,无论胸中有竹或

胸中无竹,有一点则是完全相同的,那就是师法自然,又不拘泥于自然。目的是要表现作者心中之竹,艺术之竹,而不仅仅是众人眼中之竹。

韩天衡画竹,自成一格,独立匠心,别有情趣。他的竹画在构图上,基本宗法宋元。往往不求完整的几竿竹,而是取其最精彩的局部,即枝梢部分。喜以S形或C形的弧线作主枝竿,从上而下,再调整方向,向上或向左向右,发出旁枝叶片。这种图式在现代竹画中很少见。而后,无论发枝杈,撒竹叶,他都调动肩、臂、肘、腕、腕之力,八面出锋,自如挥洒。这一点与郑板桥画竹,只调动腕力立竿写叶是完全不同。不过,郑板桥也的确聪明,画不够诗文凑。凭借深厚的文学修养,每作一画必题诗文于上,把诗书画完美融合,可谓登峰造极,后人难以企及。

或许郑板桥影响太大,当下大部分的竹画,还是被他的图式和水墨技法所囿。韩天衡努力打破这个格局,他的大部分竹画,都是彩色的兼工带写,有别于古人,也有别于他人。他画竹,先施淡色,用写意笔法画出枝叶,叠翠相间,背向分明,逐层渲染,叶尖略赋以淡黄,渐变自然而绚丽。他的竹画,也不以常见的兰、石相配,而常常画上一、二只他自己“孵”出来的“韩鸟”。读他的竹画,对照板桥之类的竹画,倒也别有滋味,谐趣盎然也。

合家做衣裳

紫鹰

一大早,外婆在一边嚷嚷着,像余太君指挥杨家将,雷厉风行。几个舅舅出一把力气,于是,蹲在天井犄角背背快忘了日子,都已爬上了青苔的大石磨,笨重得要连推带搽,才被挪到了宽敞的院子里,我明白,这预示着没几天就过年了。

那时我还小,总觉得这石磨大如斗,重如牛,声音低沉却也细腻,像一个秤砣样的胖子,蹑手蹑脚向你走近。外婆却一只手就能玩转大石磨,武功了得,还越转越快,总觉得有刀光剑影从石磨里幻化出来,就像收音机里刘兰芳的评书那般扣人心弦。突然舅舅过来一把揪住我小脖子说:“别看外婆练功了,你妈找你呢。”

其实,那天是弄堂里的老裁缝被母亲唤来,为大家量体裁衣。过新年,穿新衣,这好像是我记事起就有的规矩。用母亲的话说,家里

再不宽裕,整年翻来覆去穿几件旧衣,唯独过年一定要开个新头。所以筹划我新棉袄的事早就铁板钉钉,只是母亲一直想自己做,又怕手艺欠火候,结果还是决定再给老裁缝打一回下手,老裁缝

却风趣地说:“你手那么巧,明年我就没饭吃啦。”母亲总是谦恭回应着,爽朗一笑。

果真,第二年母亲就亲手为我做了一件小棉袄,记得是暗扣绒面,黄牛大肩,非常合身。直到现在,我还珍藏着她给我做的最后一件驼绒棉袄,绣花蓝缎里子,藏青凡立丁面子,中式立领,一字盘扣。快成衣那天,婶婶突然半路杀出程咬金来剪个鞋样,一不小心在肩膀上剪了个洞,煞是可惜。幸亏嬢嬢找到高手织补,凡立丁表面不可思议地修缮如新,织补背面却多了无数根线头……这个缺憾反而奇妙地带给我今天千丝万缕的怀念。

这件棉袄不仅做工考究,还是母亲留给我的一段神识,一直舍不

